

詭辯家

五幕劇

丹麥L·賀爾伯作
穆俊嚴珏合譯
世界書局印行



上海圖書館
冊數 1 (版)
售價 0.30

劇名界世

家辯詭

~~~~~劇幕五~~~~~

作伯爾賀・L・麥丹

譯合珏嚴・俊穆

行印局書界世

世界名劇

英嘉姑娘

蘇聯安那托·葛黎保夫著  
芳信譯 九角

速度

蘇聯尼古拉·鮑戈庭著  
芳信譯 九角

海鷗

柴霍夫著 八角  
芳信譯 七角

萬尼亞舅舅

柴霍夫著 七角  
芳信譯 七角

創作劇本

當他們夢醒的時候

(一名)桃花夢 石靈著 一元

戲劇技術

戲劇導演術

向培良著 六角五分

戲劇化裝術

袁牧之著 八角

世界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詭辯家

實價國幣六角

外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丹麥L·賀爾伯

譯者 穆俊嚴 珏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序一

賀爾伯是丹麥第一個偉大作家，他首創丹麥的國家文學他在丹麥文學上各方面都有偉大的貢獻，歷史、散文、詩歌、戲劇，他都有大量的寫作；而最重要的是他在戲劇上的貢獻。他在丹麥國家劇場裏當導演，主持劇場的演出，供給劇本。他所寫的戲大半是喜劇，其風格很像法國的莫利哀，故有丹麥莫利哀之稱。詭辯家是他的代表作，諷刺鄉村社會的頑固，大學教育的失敗，學者的空虛，宗教牧師的迂腐，描寫得淋漓盡致。可惜關於拉丁文的許多笑話，恐怕中國讀者不大能夠懂得罷了。

譯者穆嚴二君，平素對於西洋文學非常愛好，此次翻譯這丹麥古典傑作，文詞暢達，傳神傳色，不但能保持原作的風趣，並且譯文流暢美麗，簡煉有力，真是不可多得的好翻譯。

「學非所用」是大學教育古今中外一律的缺點，外國大學迷信希臘拉丁文，猶如中國從前崇拜八股文，現今大學的洋八股，空理論。我希望看了本劇的讀者，能聯想到「洋八股」學者的滑稽風度！

仲彝 二九年三月上海

## 序二

我對於這位二百年前的丹麥作家，是非常生疏的。但僅僅從這個作品的介紹，也足使我認識一個有巨大才智的純樸的北歐農民作家的面目。在這作品中所表現的單純而樸素的風格，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十七——八世紀的以小農生產爲基礎的丹麥的靜穆的大地，同樣也在他的故事的生動的展開中，看見這大地怎樣開始了波動。

我說他的單純而樸素的風格，我無意抹煞他的幽默和諷刺的一面，無寧說正和他的單純而樸素一樣，他的深長雋永的幽默性，也正是表現了他所處的小農社會，——以及如 R. D. Jameson 在 *A Short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 中所謂半鄉村的都會的特質的。大部分從農村中出來，身上多少帶一些泥土氣的我們中國的文藝讀者，在這裏是很可以得到一種親切味的。

把兒子送到都會裏去唸書，寄託了滿心的希望，而結果得到了叛逆的傑伯，這種土老兒的命

運也正是在封建社會急遽崩潰途中的中國的許多鄉下父親的命運。沾染了一點文化的糟粕，就趾高氣揚，目空一切，完全不顧當前的現實環境，到處炫耀他半吊子的學問的羅斯謨斯·白葛也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我們的全盤歐化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的文化青年。守舊的奇諾那謨斯·琪思皮爾，以農村智多星自炫的副牧師庇爾，敬愿的農民桀可白，用強力征服一切的副官，那些人在我們的鄉村裏，也都是非常熟悉的面影。作者拉出了這些農村社會的人物，而每一個人物都非常恰當的顯出了他們的特徵，簡單明瞭地佈出了一幕詭辯家的滑稽的失敗的喜劇。

這種充滿了熱罵的諷刺，同時也有同情的幽默的喜劇，顯然是從莫里哀得到它的淵源的。我說這裏也有同情的幽默，因為覺得詭辯家的羅斯謨斯·白葛，不管他滑稽的炫學，其實最初也曾經是有着守護真理的英雄的面目。甚至不願以美麗熱戀的未婚妻，和富裕的嫁產的緣故而放棄地圓說的劇中的主人公，在讀者將不會因他丑角的面目而吝惜自己的同情的，副官的鞭子在這裏象徵了舊封建社會的整個的壓力，這種壓力使很多的真理守護者不得不遭受悲慘的敗績，在這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悲劇，但這個悲劇的 conflict 決不是命定的 conflict，許多英雄們已經得到了戰勝而且正在戰勝着，但這種戰勝與不顧現實環境的教條主義者當然是無緣

的。

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事實還充滿着這樣的喜劇的悲劇，同時在我們文藝的民族形式的創造工程中，我們正需要着多多的參考優秀的外來的風格，特別是接近那種單純和樸素的，富於幽默情調和諷刺熱度的現實探索的態度，所以雖然遠在二百年前的北歐小國的這樣的作家，我以為還是值得介紹而且應該介紹過來的。

適夷 一九四〇，三，五。

劇中人物

傑伯·白葛——一個老實謹愿

娜麗——其妻。

羅斯謨斯·白葛——又名羅斯謨斯·蒙退納斯，他們的長子，一個自以爲不可一世的大學生，以

唯心論和三段論法當作了辯論護符的人物。

桀可白——次子。

奇諾那謨斯——鄉村富翁，基督教的忠實信徒。

馬葛地龍妮——其妻。

麗斯白——他們的女兒，羅斯謨斯·白葛的未婚妻。

庇爾——鄉村教堂的副牧師，一位自作聰明的先生。

琪思皮爾——鄉村的警察。

副官一人，伍長一人。

景

第一幕——一個鄉村的街道，傑伯的家中。

第二幕——傑伯家中的一間屋子。

第三幕——同第二幕。

第四幕——傑伯的門前。

第五幕——同第四幕。

# 第一幕

原  
书  
空  
白  
页

(傑伯手持一信上。)

傑伯(以下簡稱傑) 真倒霉，教堂裏的副牧師又不在鎮上，兒子來信裏面我看不懂的拉丁文又這末多，想起來眼淚都落得下。一個窮苦的農民的兒子能夠這樣博學多聞，尤其是在像我們這樣不配享受大學教育的人家。我聽見有學問的人說，他還能夠和任何活躍的牧師辯論。呵！祇要在我們死前，我和我的老婆能夠快樂地聽到他在這個小山上講道，那我們現在化在他身上的許多錢，真一點兒不冤！我看庇爾那傢伙，那位教堂裏的副牧師先生，他好像不大願意我的兒子回來。我相信他有點怕羅斯謨斯·白葛。這些有學問的傢伙，真有點莫名其妙！他們自伙兒都是這樣嫉妒，沒有一個人能承認別一個人和他一樣有學問。在村子裏牧師傳起道來的時候，說得那末挺好，一回身，談起話來卻又這末小心眼兒，真使我的眼淚都落得下；可是照我想起來，他自己也不見得沒有罪呀！我真不懂為什麼要這樣。假定有一個人告訴我，我的隣居對於種田比我懂得多，難道我要把這件事情攔在心上？難道爲了這件事情我要埋怨

我的隣居不決不，傑伯·白葛決不會做這樣的事情。不過，假定沒有庇爾那副牧師……（庇爾那副牧師上。）歡迎得很，庇爾先生。

庇爾（以下簡稱庇） 謝謝你，傑伯·白葛。

傑 喔，我親愛的庇爾，我的兒子最近的來信上有好些拉丁文，我希望你能夠跟我解釋一下。

庇 那沒有什麼！難道你想我懂得拉丁文沒有你兒子那樣懂得多？我是一個老大學生，我懂得一切，你該知道吧，傑伯·白葛。

傑 我知道，——我正奇怪你也懂得新拉丁文；因為文字據說是時時改變的，正像斯奇爾倫特的文字那樣。在我年輕的時候，住在這兒小山上的人們，講的話和現在全不一樣。譬如說吧：現在叫「僕歐」，過去叫「當差的」；現在叫「野雞」，過去叫「婊子」；現在叫「小姐」，過去叫「閨女」；現在叫「音樂家」，過去叫「賣唱的」；現在叫「祕書」，過去叫「書記」。所以，我猜想從你過去在哥本哈根到現在拉丁文也許已經改變了。（指着信中一行。）你能不能跟我解釋一下呢？我認得各個字母，可是不懂得意思。

庇 你的兒子說，他現在還在讀論理學、修辭學和玄學呢。

傑 什麼叫做論理學呢？

庇 那是他教堂裏的教壇。

傑 我真高興，我希望他能夠做一個牧師。

庇 可是先得做副牧師。

傑 那第二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庇 那是「修辭」。這用丹麥話講起來就是「儀式」。第三個字一定寫錯了。因為假定是拉丁文，我一定能夠很容易解釋的。傑伯·白葛，我還能背誦拉丁文中整個的羅馬司曉女神的名字：

「阿劉」就是「翅膀」；「恩錫爾劉」就是「一個女孩子」；「巴爾巴」就是「鬚鬚」；

「哭那」就是「便壺」；「西裏維雪亞」就是「麥酒」；「開姆怕娜」就是「一隻鈴」；

「西拉」就是「地窖」；「拉勤娜」就是「一隻瓶」；「拉娜」就是「一隻狼」；「恩錫爾

劉」就是「一個女孩子」；「伽納亞」就是「一扇門」；「西維雪亞」就是「牛油」；……

傑 你真有點兒鬼聰明，庇爾。

庇 是呵！我真想不到我會這樣長久的過着這種貧窮磨折的副牧師的生活。假定我願意和一個

女孩子訂婚的話，我很早就可以如願了。可是我寧願自個兒靠自個兒，不願意聽人家說：我靠着我的太太過活。

傑 但是我親愛的庇爾，這兒看不懂的拉丁文更多了。你看這一行！

庇 （其實他自己也懂得很少，這時他假裝看着，思索着。）這更誇張了。恐怕旁人絞盡了腦汁都想不出來。可是我完全了解。這用丹麥話解釋就是：有一羣俄羅斯人到哥本哈根來了。

傑 這些俄羅斯人又到哥本哈根來幹些什麼呢？

庇 這些不是古代莫斯科維人呀，傑伯·白葛，是一羣年輕的學生。他們叫做俄羅斯人——「露西斯」。

傑 哦，我懂啦。我想這幾天孩子們又可拿到鹽和麵包，舉行什麼大大的入學典禮啦。

庇 你希望他什麼時候回來呵？

傑 今天或者明天。等一等，我親愛的庇爾，讓我跑進去告訴娜麗，叫她給我們拿一點麥酒出來喝喝。

庇 我更希望能有一杯白蘭地，——這時候喝麥酒似乎嫌太早。

(傑伯向室內下。)

講老實話，我真不盼望羅斯謨斯·白葛回來。倒不是我怕他的學問，因為在我已經是一個老學生了的時候，他還在學校裏——真十分抱歉——挨屁股板子哪。他們現在畢業的學生和過去我們那時畢業的學生是完全不同的。我和庇爾·蒙遜、羅斯謨斯·傑斯波遜、郭立思與克立姆·曼治·亨遜——那時我們在學校裏老是叫他曼治·油煎餅——保爾·歐佛遜——

那時我們在學校裏老是叫他保爾·麥子——從斯拉奇耳斯學校畢業的時候，一切學生在他們頭顱上都已有骨頭，下頷下已有了鬍子。他們可以辯論任何一個提出來的問題。我縱然是一個副牧師吧，可是我對於現在我每天都能有麵包吃，而且我懂得一切宗教儀式，我也很滿意。並且我已經使我的收入部份地增加了許多。比起我的前輩來，是增多了不少。我死後，我的後輩也應該不致埋怨我。許多人以為做一個副牧師用不着懂什麼東西，可是我告訴你，一個副牧師的職務，是一個最難的職務，倘使你要把這個職務作為養活一個人的職務看。在我沒有做副牧師以前，住在這兒村子裏的老百姓，以為送葬歌都是一樣的。我做了以後，好好兒把它們分了一下，於是我對農民說：『你要選那一首讚美詩呵？』這首詩的代價是要多少錢？